

上 部

第一章

● 背景档案

1992年冬天，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，在位于北京本南48公里的周口店龙骨山，同裴文中先生主持发掘出了一个距今约40万年—50万年、完整的直立人头盖骨化石。它被命名为“中国猿人北京种”（俗称“北京人”），这一发现震惊了全世界。在此之前，整个亚洲还没有发现过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确凿证据。“北京人”头盖骨的发现，使早期人类曾在亚洲东部存在这一猜测成为事实。

1

1936年12月 日本·东京

冬天的早上，东京郊外一个相对僻静的地方。一栋独立的灰色小房子掩映在一大片浓密的松林之中。

一辆黑色轿车疾驶而来，停在离小房子不远的地方。车门打开，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中年男人下了车，匆匆地朝房子走去。

灰色房子的客厅里，头发花白的日本情报专家小野谷一正在收拾行装。他看起来接近60岁的样子，但手脚似乎还很灵活。小野谷一再次看了看自己手

里的几张“北京人”头盖骨化石的照片和一些剪报，将它们仔细地装进一个纸袋，然后放进了自己的公文包。

门铃响了，小野谷一看看自己的手表，过去打开了房门。

中年男人鞠了一躬：小野君。

小野谷一：啊，是斋藤君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这就动身吗？

斋藤并没有回答，反而脱下鞋子进了屋。

这让小野谷一有些疑惑，提醒道：斋藤君，我乘坐的飞机是十点三十分起飞……

斋藤：小野君，我代表最高统帅部特地来通知你，你去中国的任务取消了。

小野谷一不相信地：什么？！取消了？为什么取消？我准备了半年……最高统帅部打算放弃“北京人”化石了？

斋藤冷漠地：对不起，我想更确切的说法是，你去中国北平的任务取消了。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，我们获得了最新情报，中国人从周口店又发掘出了三个“北京人”头盖骨化石……

小野谷一瞪大了眼睛，很兴奋地：不可思议！

斋藤语气还是那么平静地接着说下去：所以，我们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个更合适的人。

小野谷一顿时咆哮起来：另外一个人？！更合适？！难道，最高统帅部对我的能力还有什么怀疑？难道我不是最好的情报人员吗？从满洲里事件到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难道不是我小野为大日本帝国、为天皇陛下立下过战功吗？！

斋藤：小野君，换掉你，派另一个人去北平，正是天皇陛下的意思！

小野惊讶不已：天皇陛下？

斋藤点点头：是这样。天皇陛下相信，“北京人”化石弥足珍贵，不容许遭受任何危险。小野君大概知道，天皇本人也是一个化石和古董的爱好者。陛下认为，必须委派一个有古人类研究背景和能力的人去中国执行这项任务，才能保证把所有头盖骨化石万无一失地全部搞到手！所以，最高统帅部命令，让你留在日本。

小野：不，这是对我的侮辱！我要向最高统帅部申诉……

斋藤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：小野君没有任何选择！执行命令吧！告辞了。

小野愤怒地咆哮道：你们一定会为这个愚蠢的决定付出代价的！

斋藤像没听见，朝他鞠了一躬，然后就无言地走出了门，把一脸失落和无

奈的小野谷一扔在空荡荡的客厅里。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更，小野简直有些不知所措。斋藤走后，他独自一人把那些有关“北京人”化石的资料收拾起来，在桌子上放好，然后为自己做了一顿午饭。饭后，他便倒头睡觉，一直睡到黄昏时分。

天阴沉着，下起了大雪。

小野谷一独自一人坐在客厅的榻榻米上。灯光照在他面前的一只酒杯，和一个已经喝光的酒瓶上。旁边有一柄具有古典风格的日本刀，还有就是那些有关“北京人”化石的剪报以及照片。

情绪极为低落的小野谷一突然将自己手里的一张照片撕碎，然后狂怒地将面前的那些剪报、资料和照片抓起来统统撕成了碎片。紧接着，他抓起日本刀，朝自己面前的酒杯和酒瓶一阵猛砍，将它们击得粉碎。

然后，小野谷一颓然地跌坐在榻榻米上，空洞地望着窗外飘舞的雪花。

窗台上，已经积满了厚厚的白雪。

2

1936 年 12 月 中国·北平

这是一个阳光明亮的冬日下午。

由美国人资助建成的协和医学院位于北平东单一带。这座在当时号称是亚洲最好的医学院，是以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为首赞助的。它包括了学院本部和一所颇具规模的附属医院。

在协和医学院的小礼堂外面，几辆黄包车停在那里。看起来是在等人的黄包车夫们坐在车把上，正抽着烟聊天。

礼堂内，已经坐满了人。没有找到位子的人们干脆就站着，把不大的礼堂塞得满满的。舞台上的一个讲台后面，站着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誉主任、美国古人类学家福格尔。他旁边的桌子上摆放着一只长方形的箱子，箱子上盖着一张深红色的丝绒。幕布上挂着一个条幅：“北京人”考古新发现新闻发布会。舞台下，坐着一些手拿相机的记者。来凑热闹的医学院的教师和

学生中也不乏外国人。自然，他们的眼光不时地要投向那个盖着红丝绒的箱子。

福格尔是一个 50 来岁的犹太人，个头不算高，灰色的头发，炯炯有神的眼睛。看得出来，他今天心情很好。

在热烈的掌声落下之后，福格尔继续激动地说道：……这次大发现，可以说是自 1927 年周口店正式开始发掘以来最重要的一次。大家知道，在 1929 年，那里曾经发掘出一个完整的“北京人”头盖骨，给世界以震惊。但这次，我们在发掘现场的第 8 层和第 9 层，一共发现了三个较为完整的头盖骨和其他一些骨骼化石。其中，三号头盖骨非常完整，甚至还保留了与头盖骨相连的鼻骨、眼眶骨等等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次伟大的发现……

3

礼堂外面的空地上，年轻时的章广生正在朝匆匆跑过来的王福明大声催促着：快点儿！你干什么去了？

当年的章广生和王福明都只是 20 来岁的年轻人。章广生是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研究人员；王福明是医学院解剖系的教师。虽然都不再是学生，但是他们的模样和学生也差不了多少。毕竟，在那时，中国的科学家们都很年轻。

王福明气喘吁吁地站在了章广生跟前：已经开始了？

章广生没好气地：你以为人家还等你呐！

王福明脾气很好，并不在意地就要往礼堂大门走：快走吧！

章广生一把拉住了他：礼堂里人太多了。这边儿来！看得清楚点儿。

王福明跟着他来到礼堂外的一排窗户前，就是那里，也已经有很多人了。

等王福明和章广生跑到礼堂前，他们才发现自己已经无法进去——里面已经挤满了人。他们只好站在窗户外面，伸长脖子，看着里面。

礼堂内，福格尔的讲话已经完了。他看看手表，说道：还有几分钟时间，在这些珍贵的化石和大家见面之前，我愿意回答各位的问题。

记者中，首先举起手提问的是魏道培。

那时候的魏道培也还只是一个 20 多岁的年轻人，穿着麻灰色的西服上装，模样英俊，眼睛里闪烁着智慧。

魏道培在得到福格尔同意后，站了起来：我是英文《北平时报》记者魏道培。我有两个问题请教福格尔教授。第一，发掘工作是由谁负责的？第二，你能不能更详细地介绍一下这次“北京人”头盖骨化石大发现的意义。谢谢。

在魏道培的后面一排，有另外两个年轻人：刘文杰和他的女友肖楠楠，他们都是王福明的同事，医学院解剖系的年轻教师。这时，他们都很专注地看着台上的福格尔。

福格尔开始回答魏道培的问题：现场的发掘工作，是由新生代研究室的贾兰坡先生负责。这三个头盖骨，都是贾兰坡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发现的。过一会儿，我会请贾兰坡先生来给大家讲述一下发现头盖骨的过程。至于这次发现的意义，我只能简单地介绍一下。“北京人”化石的发现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证据，证明了从猿到人的理论推断的可靠性，证明了达尔文先生的进化论不仅仅是推测，而是事实。同时，它也证实了“爪哇人”和“尼安德特人”是古人类进化的两个阶段，还把古人类的历史，也就是我们原始祖先的历史，至少向前推了二十万年。根据发掘现场的堆层，我们有一个粗略的估算，那就是北京人的生活年代，应该是距今 40 万年到 50 万年之间。这三个头盖骨，加上已故的步达生教授，以及裴文中博士发现的化石在内，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完整、最具有说服力的古人类化石！这些化石将彻底改变世界古人类学的研究前景。

福格尔的回答引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。窗户外面，章广生也兴奋地鼓掌。

王福明也在拍手，不过看上去更像是礼节性的。他扭头对章广生一笑，说：真有这么不得了了吗？你们的福格尔教授在王婆卖瓜吧。

章广生似乎面露一丝不屑：隔行如隔山。你们解剖系的人哪儿懂啊！

礼堂里，一个坐在前排、戴着角质眼镜的男人举起了手。在得到福格尔的同意后，那个人站起身来，规规矩矩地鞠了一个躬：谢谢。我有一个问题请教福格尔教授。就像你刚才所说，这样一个伟大的发现，当然具有全人类的意义。不过，以中国现有的科学研究水平，能保证这些化石的研究顺利进行吗？中国人现在有资格对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进行研究吗？

他的话音一落，整个会场顿时哑然。人们将很诧异的目光投向他。肖楠楠悄悄地在刘文杰耳边说着什么。

章广生猛地一下子站到了窗台上，大声问道：你是干什么的？！

礼堂里的人们都惊讶地回头看着窗台上的章广生。

那个人也轻蔑地回头看了看他：我是《满洲日报》的记者，黑田贤三。

他的回答引起了礼堂里一片嘘声。

王福明也站在了窗台上，愤怒地大喊：同学们，老师们！这不是提问，这是挑衅！

礼堂里，刘文杰站起来，大声呼应：把日本人轰出去！

大家也喊起来：滚出去！

礼堂内开始混乱起来。魏道培不动声色地看着这一切。

本来心情愉快的福格尔，显然也不高兴了，他大声说：安静！女士们先生们，请安静下来！

人们逐渐安静下来了。黑田贤三依然傲慢地站在那里。

福格尔看着他：先生，请坐下吧。

黑田贤三并没有坐下，他环视一下自己周围议论纷纷的中国人，有恃无恐地说：对不起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我是想说，以中国人现在的智力水平和研究水平，难道能够承担起对这个伟大发现的责任吗？他们把自己的国家都搞得混乱不堪，还能够负责任地发掘和研究这样珍贵的化石？

会场上又是一片更加响亮的嘘声。

王福明和章广生已经跳下了窗台，冲到黑田贤三的跟前，王福明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：你再说一遍！

黑田贤三看见还有更多的人要围上来，有些害怕了，却仍然色厉内荏地喊道：支那人，你要干什么！

王福明抡起了拳头，却被章广生拦住了。周围的人齐声大喊：滚出去！滚出去！

在人们愤怒的吼声中，黑田贤三终于失却了傲慢，低着头，将照相机抱在胸前离开了礼堂。到了礼堂外面，黑田贤三并没有就此离去，情绪好像也没有受到多大影响。他坐在了门外的台阶上，点燃了一支烟抽着。这时候，北平华声电台的记者戴武林匆匆来了。这是一个穿着时髦、接近三十岁的男人。

戴武林看见黑田贤三，便有些疑惑地问道：黑田先生，新闻发布会已经完了？

黑田贤三瞟了他一眼，没理他。戴武林有些无趣地往礼堂内走去。礼堂内已经恢复了安静。黑田贤三的出现和离去，就像是一只微不足道的苍蝇，并没能破坏人们对目睹“北京人”化石的热切期待。

福格尔脸上恢复了红润。这时，他现出了幽默又有些神秘的表情：我知

道，大家都在期待着亲眼看看这个红布下面的东西。今天的悬念已经制造得有些过分了。好吧，现在让我们亲眼认识一下人类的伟大祖先吧。

随即，礼堂里的灯光熄灭了一大半，光线暗了下来。这时舞台侧上方的两盏射灯亮了，将两束很强的光柱照射向那只神秘的箱子。紧接着，舞台上方的—盏聚光灯也亮了，把光柱投下来。福格尔走到桌前，伸手把覆盖在箱子上的红丝绒慢慢掀开。那是一只四面都镶着玻璃的箱子。就在台下的听众们刚刚看清摆放在那只箱子里的三只头盖骨化石，记者们的闪光灯开始劈里啪啦闪亮的时候，箱子正上方高高悬着的那盏灯突然掉了下来，伴随着人们的惊叫声，重重地砸在箱子边上熄灭了。

箱子上的玻璃被砸得粉碎。

人们发出一阵惊叫。福格尔很惊恐地僵在那里。他的脸上也被飞溅的玻璃碴划出了伤口，在灯光下，伤口上渗出的鲜血异常刺眼。魏道培一动不动地看着发生的这一幕，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站在舞台下面一侧的章广生和王福明愕然地面面相觑。礼堂里响起了一阵嗡嗡的议论声，肖楠楠、刘文杰等很多人甚至惊愕地站起身来。

礼堂里的灯又都亮了。在台下的福格尔的助手威廉，一个英俊高大的美国小伙子，也连忙上来，捡开那只已经摔坏的聚光灯，然后又检查箱子里的化石。

努力恢复了常态的福格尔看看化石，在确认化石安然无恙之后，用带血的手擦了擦自己的面颊，以一句玩笑掩饰了自己的不安和尴尬：感谢上帝！看来，我们的祖先不愿意让我们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惊动他们。

礼堂里的气氛顿时有些缓和，大家似乎都舒了一口气。随即肖楠楠带头鼓起了掌，礼堂里一片掌声。

福格尔摆摆手：好了，我想，现在我该请出这次重大发现的主持者贾兰坡先生了。我相信他可以回答诸位感兴趣的问题。

礼堂内再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。



冬日下午的阳光已经转为金黄。

协和医学院的解剖系在院内一座三层的小楼里。这座楼一般被称为七号楼。围绕“北京人”化石的发掘和研究，这栋不起眼的楼房在一段时间内几乎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。七号楼是传统的中国式样，青砖黑瓦，深红窗框，屋檐上有翘翘的尖角迎着刺眼的阳光。楼的入口处有十几级台阶，旁边还有两个石狮子。七号楼的周围，高大的松柏在阳光下呈现出一种凝重的色彩。七号楼内，章广生和威廉抬着那只打破了玻璃的箱子，小心翼翼地走进了专门用来陈列化石的一间办公室，将箱子放在了一个木架上。

刚才提问的那个日本记者黑田贤三这时跟了进来。

章广生看见黑田贤三，脸上顿时冷冰冰的：你来干什么？！

黑田贤三鞠了一躬：对不起，我想拍一些更清晰的照片。

章广生：拍照？不行！

黑田贤三：我是记者，我想你们应该希望我的报纸发表它们。

章广生依然生硬：记者也不行！你发表空气去吧。

黑田贤三只好把恳求的目光转向了站在一边的威廉。

威廉犹豫地：章，我看，让他拍吧？

章广生：凭什么？喂，你刚才不是说我们中国人没资格研究这些化石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们日本人连看这些化石的资格都没有。现在，你滚蛋吧。

黑田贤三：你这是无理取闹！

章广生：你才是无理取闹！我就不让你拍，怎么啦？！

黑田贤三不再理会章广生，固执地走到箱子前，拿起照相机，目测距离之后，开始调整镜头焦距。

章广生冲过去一把抓住他的照相机，将他拉开：说不让拍就不让拍！你给我滚出去。不然我砸了你的相机！

威廉这时走了过来：算了算了。章，让他拍几张照片吧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章广生只好悻悻地松开了手：威廉……

黑田贤三冷笑一下，走到那只箱子前，一口气拍了很多张照片，似乎在挑衅章广生似的，直到胶卷用完。拍完之后，他无视章广生的存在，对威廉鞠了一个躬：谢谢，我就不多打扰了。我知道，“北京人”化石的研究是你们美国人在负责。不过，我为你有这样的中国人作助手感到十分遗憾！

章广生没有阻拦黑田贤三离去，只是愤怒地看着他。

5

阳光已经没有了，黄昏悄悄降临。北平城里的一条普通街道上，显得很清静，几乎没有什么行人，只是偶尔有一辆黄包车跑过。剩下的就是北方冬天常见的干燥的风了，它打着旋儿在胡同里横冲直撞。远远地可以看见一家叫做“广福堂”的中药店的招牌迎风荡漾。

从医学院七号楼里出来的黑田贤三，坐在一辆黄包车上，悠闲地看着自己四周的街景。黄包车夫拉着车，一路小跑转过了一个街角。拉车的黄包车夫，突然看见三个人挡在了面前，他急忙减缓了速度，熟练地试图从旁边绕过去，却被这三个人——王福明，章广生和刘文杰拦了下来。

车上的黑田贤三很不高兴地问：怎么回事？

黄包车夫也陪着笑脸，看着王福明他们：几位，劳你大驾让我过去行不？

黑田贤三认出了章广生：你们要干什么？别挡路！

刘文杰却已经站在了他的跟前：下来！我们有话要跟你说。

黑田贤三依然不想理会，对车夫说：不要理他们，快走！

王福明一把拽住了黄包车。

刘文杰：你下来。我们想跟你要一样东西。

车夫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却明白这样子是走不了的。他把车放下了。黑田贤三无奈，只好从车上下来，仍然一脸傲慢地：什么东西？

章广生：你在医学院拍的胶卷。还有，我们听了你的提问，我们认为，你是有意在侮辱中国的科学家，侮辱中国人！“北京人”化石首先属于中国，然后才属于世界。现在，你把胶卷交出来。

黑田贤三似乎明白了什么，居然笑了起来：啊，你们都是医学院的人。真是开玩笑。你们赶快滚开，不然我就不客气了！一帮支那无赖！

王福明一把揪住了黑田贤三的衣领：你说什么？！

黑田贤三对王福明满不在乎，更具挑衅性地说：我说，你们是一帮支那无赖！

黄包车夫连忙息事宁人地：哎哟，几位爷，算了算了，我替他给你赔个不是还不行吗？

没人理睬那个车夫。

刘文杰指着黑田贤三的鼻子：妈的小日本，你别忘了，这可是在中国，在北平！

黑田贤三盛气凌人：在中国怎么样，在北平又怎么样？一帮支那无赖又能把我怎么样？

黑田贤三的话刚刚出口，就被王福明的一个耳光打掉了眼镜。黑田贤三立即还手，一拳打过来，被王福明挡开了。趁这当口，黄包车夫拉起自己的黄包车一溜烟地跑了。章广生扑上去和黑田贤三厮打一阵，抢过了挎在黑田贤三肩膀上的照相机，打开，将里面的胶卷拉了出来扔在地上，还用脚猛踩：你拍，我让你拍！

黑田贤三要过来抢回照相机，被王福明和刘文杰拉住了。黑田贤三马上向他们进攻，但他们很快将他打倒在了地上。王福明和刘文杰扑上去，一阵拳打脚踢。黑田贤三被打得躺在地上，但仍然挣扎着。无奈之中，他突然从腰间拔出了一枝手枪，对准了自己面前的王福明和刘文杰：混蛋，你们不想活了！我打死你们这帮混蛋！

面对着手枪，王福明和刘文杰顿时愣住了。拿着手枪的黑田贤三站起身来，一步步地逼近他们。看见这一幕的章广生在慌乱之中扔掉照相机，顺手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，从后面狠狠地拍在黑田贤三脑袋上。黑田贤三没吭一声就往前扑倒了下去，鲜血从他的嘴角渗出来，手枪也扔出老远。

三人看见黑田贤三在地上一动不动，有些不知所措。还是王福明走上前去，蹲下身，摸了摸黑田贤三的脖子。

刘文杰：怎么样？

王福明：……可能死了。

章广生有些紧张了，连忙扔掉了还拿在手里的砖头：真的？！

刘文杰看看四周：快跑吧！

三人一起朝胡同外跑。王福明突然又站了下来，想往回走。

刘文杰拉住他：干什么？！

王福明眼睛看着扔在黑田贤三身边的手枪。

刘文杰着急地使劲拉着他朝胡同外跑：拿枪干什么？快走！

王福明跟着跑了，不过他很遗憾没能捡起那把漂亮的手枪。

6

天黑了。北平的警察局里，几盏裸露的电灯泡晃晃悠悠地发出刺眼的光亮。

日本驻北平领事馆的一个参赞，来到了警察局一个简陋肮脏的房间，这是用来临时存放尸体的。昏黄的灯下，一个恭谦的年纪较大的警察掀开盖在黑田贤三尸体上的白布。参赞仔细辨认着那张恐怖的脸。

老警察小心翼翼地问：参赞先生，是他吗？

参赞下意识地掏出手绢擦擦了自己的手，确认了黑田贤三的身份：是他！警察先生，我们日本国领事馆对此事的态度，我想你是清楚的？

老警察唯唯诺诺：是，是，参赞先生，上峰已经发话了。我们一定尽快破案。

参赞：有什么调查结果了吗？是谁干的？！

老警察：这个……还没有什么结果。不过，我们会尽快查清楚的，一定查清楚。

参赞傲慢地威胁说：我想，你们不愿意让黑田贤三的被杀害，变成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严重外交事件吧！难道，你们还愿意让满洲里事件在北平重演一次？你们北平警察局敢承担这样的责任吗？

老警察：看你说的，哪儿敢呀！

参赞：一有消息，立即通知我们！明天，我会派人过来运走遗体。

老警察：是！参赞先生，这里是黑田先生的遗物，有一架照相机，手表，眼镜，还有……

参赞不耐烦地：不用交给我！明天会一起运走。

7

第三天中午，天色有些阴沉。协和医学院七号楼前，一辆带有青天白日标志的警车停在那里。几个上班的人路过，有些诧异地打量着警车。七号楼的门

口，还有两个人在那儿议论着什么。正在这时，章广生垂头丧气地被一个警察带到了。他们立即停止了议论，看着章广生上了警车。

二楼解剖系的一间办公室门口，也有一个身穿黑衣的警察站着。室内，气氛有些紧张。王福明、刘文杰面对着两个警察。肖楠楠站在刘文杰身边。另外两个解剖系的学生，有些惶惑地看着。

肖楠楠：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抓他们？！

那个年龄比较大的警察，看了看王福明和刘文杰，然后对肖楠楠说：为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殴打国际人士，破坏北平的治安。你们简直没王法了！

刘文杰：警察先生，你大概认错人了？

警察：小子，别跟我耍花招！告诉你们，那个日本记者已经死了，日本领事馆昨晚就照会了北平市政府，要求抓住凶手。我们调查过了，有人看见你们仨在半道上拦住他的。走吧，跟我们走一趟，到局子里说清楚！

王福明飞快地和刘文杰交换了一下眼色：警察先生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还有其他的证据吗？

肖楠楠也插了进来：警察先生，这儿是协和医学院，他们都是医学院的教师，你们不能随便抓人。

警察：协和医学院怎么啦？美国人是洋人，日本人就不是洋人？老子就是要在这儿抓人。走！

刘文杰：你凭什么抓我们？

一个年轻一些的警察挥了挥自己手里的手枪：‘凭什么？就凭这个！

刘文杰还要争辩，王福明却抢先说话了：走就走！我就不信你们能把我们怎么样！

肖楠楠：文杰！

王福明：没事儿。他们没有证据，能把我们怎么样？

刘文杰有些安慰地对她笑笑：楠楠，放心吧。

黄昏时分，广福堂中药店的旗幡在风中呼呼啦啦发出很大的响声。这家叫

做广福堂的药店不大，处的位置却相当不错。它就在协和医学院所在的胡同与东单大街交汇的拐角。说起来这也算是北京城里的一家老药店了。药店的老板，就是章广生的父亲章牧之，一个又高又瘦的老头儿。不大的店堂里边，是长长的柜台和几排木制的药柜。穿过店堂，里面是一间会客厅。

外面的天色暗淡下去，随着太阳的消失，气温又骤然寒冷了许多。不过这些与屋里的章牧之没有关系。这时候，章牧之正在暖融融的会客厅里，和华声电台的记者戴武林坐在椅子上喝茶聊天。章牧之的妻子，是一个大概只有三十多岁，看起来挺清秀的女人。这是章牧之在前妻死了之后新娶的妻子周淑清。作为续弦，周淑清当然很清楚自己在这个家里的位置。所以她对两个男人的茶杯里续上水之后，马上就无声无息地回到了里面的房间。

戴武林虽然也是记者，却喜欢把自己当作诗人，经常写一些读起来会让人很尴尬的爱情诗。当然，写这样的诗就和他经常来到广福堂一样，总不会是无缘无故的。

章广生的妹妹章淑亚，是协和医学院放射系的学生，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。这时候，她拎着一个布书包从医学院回来了。她掀开店铺的棉门帘，进门就喊着：爸，爸爸！

客厅里传出章牧之的声音：小亚，你来。

章淑亚进了客厅就看见戴武林，随口说了句：哦，戴先生也在？

戴武林连忙满面笑容地站起身来：小亚回来了。

章淑亚没有再理他，用有些焦急的语气说：爸，我刚刚听说，我哥和王福明、刘文杰他们三个都被警察抓走了！

章牧之奇怪地：广生被抓走了？！这怎么可能？他们为什么被抓了？

章淑亚：有一个日本记者，前天下午在一个记者会上侮辱我们学校，还故意贬低中国人。

戴武林急忙接上话茬儿：对对，我也听说了。那个日本人的确可恨。

章淑亚：他们在会后，好像是在学校外面把日本人给打了。那个日本人听说已经死了。

戴武林：人抓哪儿去了？

章淑亚：不知道，只知道警察今天中午来学校把他们三个人带走了，说是有人看见他们打架，可能是去了警察局。

章牧之显得不太着急地感叹着：现在的警察嘛，就这样，只知道欺负自己人。有本事跟日本人叫板去啊！广生也真是的，怎么会去打架？！

戴武林殷勤地卖弄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小亚，你不用着急，我和警察局的人很熟，局长也算是我的朋友，经常在一起吃饭的。我去打听一下这个 case，弄明白了，一句话，让他把人放出来就是了。

章淑亚有些喜出望外的样子：真的？那你快去呀。

章牧之：小亚，人家戴先生刚来一会儿。戴先生还专门给你带来了一束花呢。

章淑亚的表情立刻有些僵硬了：哦，谢谢。

戴武林满脸殷勤：我是想请你一块儿出去看场电影。

章淑亚犹豫一下，借故推辞：可我今天晚上还有事儿。再说，哥哥也被抓走了，我哪儿有心情……

章牧之对戴武林的邀请倒显得十分热心：小亚，晚上还会有什么事儿？跟戴先生一块儿出去玩玩，明天再请戴先生去警察局说说看。

章淑亚：我，我明天有一个读书报告要做，晚上得准备一下。对不起，戴先生，我不能去了。

戴武林做出并不十分在意的样子：没关系，那就下次吧。不过，你别再叫我戴先生戴先生的，就叫我武林，或者戴武林，这样不是更好吗？

章淑亚：戴先生，你是华声电台的大记者，我是学生，我还是尊敬一些的好。我哥他们的事儿，戴先生到底能不能帮忙？

戴武林的情绪明显受到了打击，几乎是敷衍地：行行，你一句话，我尽力而为吧。

9

协和医学院七号楼的楼上两层是解剖系，整个一楼却都提供给新生代研究室使用了，包括楼内的地下室，也成了新生代研究室的库房。由于“北京人”的发现，这些年来，这里成了国内外学者经常光顾的地方，因此在一楼，除了办公室，还专门有一个房间作为简单的展室，玻璃柜里放着“北京人”头盖骨化石，以及其他一些从周口店发掘出来的化石标本。在这个房间的中央，是一张很大的桌子。早上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展室，在地板上投下规则的光影。

这天上午，来到这里参观的是两个衣冠楚楚的日本人：面相圆润、有些矮胖的东京帝国大学古人类学教授伊藤正夫。跟着他的是助教世野井，这是一个高大蛮武的年轻人。来参观的人，三天两头都有。像以往一样，这类接待是由福格尔教授的助手威廉负责的。在这个很英俊的美国小伙子引领下，伊藤和世野井很认真地看着玻璃柜中的各类化石和墙上有关“北京人”头盖骨的挂图。最后，他们来到了陈列着两只头盖骨化石的玻璃柜前。

伊藤取下眼镜，擦了擦再戴上，弯下腰，仔细地看着头盖骨，感叹地：就像中国人说的，百闻不如一见！真是太美了。我在日本的时候，就一直梦想着能够见到它们，今天总算是如愿以偿了。怎么样，世野井，好好一饱眼福吧。

显得有些僵硬的世野井连忙附和：真是，太漂亮了！

伊藤仍有些难以满足地：真想亲手摸摸他们呀。

威廉笑了笑：那些化石太珍贵了。希望你能理解。

伊藤点头：当然当然。

威廉：据我所知，你们东京帝国大学也有一个专门从事古人类研究的机构？

伊藤：是的。可惜我们没有这样美妙的化石！我听说，这次在周口店发掘出来的头盖骨化石中，还有一个更完整的？

威廉：对。福格尔教授正在对它做解剖学分析。你们现在看到的，是这次发现的一号和二号头盖骨化石，其中有一个被压碎了，贾兰坡先生对它进行了初步的复原。根据我们的研究，大一点的这个属于男性，另外一个女性，脑容量都在 850 到 1200 立方厘米之间。正在研究的三号化石应该是一个青年的头盖骨。

伊藤很专业地：进化得和我们现代人类的脑量也差不多了，应该同“爪哇人”和“尼安德特人”有联系，真正是我们人类的祖先啊。

世野井：我们能看看那个头盖骨吗？

威廉：对不起，现在不行。

伊藤：化石复原的工作也是贾兰坡先生在做吗？

威廉：是福格尔教授和胡承志先生在负责。

世野井不动声色地四下打量着房间里的陈设。

伊藤：也许我的问题有些冒犯，但是，请问把头盖骨化石放在这里，不是有些危险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这样能不能保证它们的安全？

威廉愣了一下，然后还是做出了解释，说：是这样，医学院有明确的规